

# “炒”一盘冬天的太阳

■马海霞

母亲炒了一盘干豆角,我尝了一口说:“所有的晒菜差不多都是一个味道——太阳味儿。”

太阳味儿,我喜欢这种说法。夏秋季园子里的茄子、豆角、黄瓜吃不完,放锅中煮一下,再放入冷水浸泡一下,放在帘子上或挂在绳子上晒。晒得蔬菜的水分都没有了,吸足了阳光,一拿在手里“哗啦啦”响,便可以收起来,留到冬天再吃。

现在冬天蔬菜也不缺了,但大棚里的蔬菜怎么能和夏天秋天种在室外的蔬菜比呢?明显缺少太阳味儿,晒菜正好填补这项味蕾空缺。

邻居大妈说,有一年娘家当兵的侄子过年回来探亲,她做了一桌子菜,然后又炒了一小盘干马齿苋,没想到一上桌就抢没了。后来,她又炒了两大盘马齿苋,才安抚了大家的味蕾。侄子说,他第一次吃到这么好吃的东西。后来,母亲也开始晒马齿苋了。冬天到了,隔三差五炒一小碟。我以为那种味道是马齿苋的专属味道,没想到炒干豆角也是那种味道——太阳味。

冬天,所有和太阳沾边的事物都是讨人喜的。闺蜜来访,我和她坐在客厅聊天,她说室内暖气太热了,邀我去外面晒太阳。我俩坐在公园的秋千上,太阳暖暖地照在身上,晒得棉衣里的棉花都蓬松起来。闺蜜浓密的长马尾辫扫过我的面庞,我都闻到头



发里阳光的味道了。

我俩聊呀、聊呀,聊得都没啥可聊的了,还不想离开。后来,闺蜜起身拍了拍一下身体,细小的粉尘从衣服里钻出来,在太阳下四散开来,我也起身学着她拍打身上,心情也跟着舒展开来。闺蜜说,这么好的天气,这么好的太阳,真想躺地上打个滚儿。

邻居古老三到了周末开车回乡下老家,中午太阳正好时,他便从家里拿一床草席,到村头的山上,找个向阳坡,将草席铺下,躺在上面晒太阳。有时来了兴致,还会在坡上打个滚儿,滚出一路的尘埃,然后静坐下看着这些尘埃慢慢落定,心中便有了诗。

我喜欢冬天的太阳,晚上拥着晒

## 烟火人间

过太阳的被子入眠,闻着上面残存的太阳味儿,心里便特别舒坦了。衣服洗完甩干后也要拿太阳下晒一下,希望晒进太阳味儿。即便在黑夜行走,一低头也好像有暖阳扑面而来。

冬天,太阳味是最好的味道。我离开房间,到了室外,一抬头大片的阳光便倾泻下来。我张开嘴,便吃了一嘴阳光,恰如冬天炒干菜的味儿。

古老三说,冬天人最该晒的是心情,晒走阴霾和狭隘,晒走黑暗和烦闷,让自己走到哪里都有暖意。好吧,我也在内心“炒”一盘太阳。古老三说我也会作诗了。

冬日人懒散下来,晒晒太阳,做个美梦,这就是诗意的生活。

## 人生百味

# 拉二胡的老伯

■唐宝民

最近,我搬了家,搬到了西郊的一个小平房里。我的对门住着一位老伯。

我搬来的那天傍晚,正在往门上钉锁。老伯回来了,骑着一辆人力三轮车,手里还拿着收废品用的打板。他看了看我,冲我笑了笑,问我是从哪里搬来的,家里几口人。我一一做了回答。最后他说:“远亲不如近邻,近邻不如对门,以后有事你就尽管知声!”我向他道了谢,他就回屋去了。我感觉这位老伯是个热心人。

那天晚上月色很好,吃过饭后,我没有开灯,坐在屋子里吸烟。忽然,一阵音乐声传来,仔细一听,原来是二胡。声音低沉婉转,在朦胧的月光里飘荡,显得有些凄凉。

循着声音,我站到窗口,向外望去,我发现二胡的声音是从对门老伯的屋子里传出来的。老伯的屋里也没有开灯,借着依稀的月光,我看到老伯坐在月光里,全神贯注地在拉二胡。我看不清他的面容,但能感觉到他的神情是庄严的。一曲终了,老伯又换了一个曲子,一直拉了一个多小时。

从那以后,每天晚上,我都能听到老伯的二胡声。

后来,我听周围的邻居讲了老伯的家世。原来,老伯家在遥远的山区,因为家里穷,30多岁才成家。妻子是一个很会过日子的人,把家里家外收拾得井井有条。一年之后,他们有了一个女儿。可是,女儿三岁的时候,忽然得了一种不知名的病。病来得很突然,送到乡里的医院时,孩子已经死了。

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把妻子一下子击垮了,她的精神有些失常了,常常在夜里哭着喊着向外跑,说是要去找女儿。有一天夜里,老伯醒来的时候,发现妻子不在了,他立即出去找,但哪都找遍了,也没有找到。天亮以后,他又去别的村子找,还是没有找到。再以后,他去过乡里、县城和省城,但找了很久,还是没有妻子的踪影。再后来,他就把家里的地包出去了,来到省城以拣废品为生。

一年四季,他只在春、夏、秋三个季节收废品。冬天一到,他就会把一年的积蓄带上,去外地寻找他的妻子。这样过了很多年,他老了,但他一直相信妻子还活在世上,所以他就一直找下去。

知道了老伯的家世之后,我忽然就明白了老伯为什么每天晚上都拉二胡,也明白了二胡声为何那么凄凉。

一天晚上,老伯到我家里来聊天。我们聊着聊着,就聊到了他那失散多年的妻子。我问他:“老伯,今年冬天你还出去找她吗?”老伯点了点头,说:“只要我能动弹,我就得出去找她!”“说句不该说的话,这么多年了,她一点音讯都没有,会不会已经不在人世了呢?”我怯怯地说。老伯沉默了一会儿,说道:“我也这么想过,但想来想去,还是决定年年出去找她。因为她不是正常人,她精神有毛病,所以她很可能让哪家好心人收留了,但她说不清自己的家在哪里。反正只要还有一点希望,我就不能不找她!”

老伯说完,我们都陷入了沉思。过了一会儿,我见老伯的眼中隐隐有泪光在闪烁。

冬天又要到了,一天,我家的门铃响了,是老伯。我把他让进屋里,他说他要去找他的妻子了,来同我这个近邻道个别,并让我帮他照看一下他的房子。

望着老伯远去的背影,我说不出是什么滋味。在许多个没有二胡声的夜晚,我总会想到老伯,想到他此时此刻,也许正在寻找他的妻子。

## 花开诗旅

# 父亲的诗

■周品

春天里  
父亲的身体  
弯成了弧线  
汗水作墨  
锄头作笔  
土地作纸  
写下绿色的诗  
一行又一行

秋日里  
诗行长得丰硕、长成金黄  
父亲蹲在一旁  
呼吸诗的气息  
触摸诗的韵味  
脸庞笑成一朵花  
与诗行构成最美的风景

## 老屋气息

■蔡庚存

回家祭祀,老屋只剩一垛断壁。1982年盖的“里生外熟”的房子(里边是坯,用红砖包皮),陪伴我度过了少年时代,青年时代。它收藏着家人对我的牵挂,以及我对家人的惦念。

慢慢消失的老屋,成了我难以割舍的对老家和亲人的思念。

当初房子建成后,家里便再无能力垒院墙了。无论是从体力还是经济,父亲都无力承担。直至今在,老屋几乎完全颓废也没圈上院墙。只是用树枝扎个篱笆挡着猪、鸡别乱窜;用几根木棍子捆成个栅栏门。

那时,少年不知愁滋味的我,有着策马江湖、快意人生的美好愿望,怀揣理想,每天快乐地生活着、学习着。我每天放学骑车回来,懒得下车,一只手把门推开,一直骑到屋里,母亲嗔怒:“你骑到炕上去吧。”

每次放学回家,如果发现家门锁着,我就爬窗户进屋。先扒拉掉筐子,吃一个大窝头,再舀一瓢凉水灌进肚子,然后就背着背筐与同伴们相约去地里挖菜。天黑了,我回到家里,母亲已经做熟了饭。我把筐里的菜倒进猪圈,便开始收拾桌子吃饭。那段

## 人生感悟

时光,老屋的烟火味最浓。我当兵以后,父亲得了脑血栓,体力大不如前,母亲的眼疾也越来越严重。

我那时在部队服役,每次休假回来,都尽量赶在秋收时节,其实就是想尽可能多帮父母干点活,以减轻他们的负担。我结婚的时候,新房也在老屋,我努力去做妻子的工作——老家有个房子就行了,什么新的旧的,能住就行了。这样做,也是为了减轻父亲母亲的负担。

后来的后来,老屋一直没翻盖。老屋在过年的时候才是最热闹的时候,女儿在春节前几天就来到爷爷奶奶家,给老屋增添了许多欢乐气息。我们夫妇多数是在大年初一起早骑车回来吃饺子,拜年,而后又匆匆投入到工作当中。

“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,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”,如今老屋只剩下老屋了,没有了烟火气息,塌漏裂,逐渐就剩下了残砖烂瓦,慢慢地变成了一片废墟。

老屋再也不可能回到从前,似乎也带走了我的半个魂魄。人到中年,我唯愿翻新老屋,待年迈之年落叶归根,续写老屋薪火相传的气息。

# 微写作

“微写作”栏目短信平台号码为15100868801。倾听您的心声,期待您的短信留言。

### 【醉美银杏】

冬天是从银杏叶一点点泛黄开始的。楼宇间几排繁茂的银杏树,为校园增添了数缕人文气息。无论是课间休息,抑或自习小憩,推开窗门,入目一片金黄蔓延至远方,为这黏腻缠绵的冬天带来了一丝暖意。凉风渐起,又是一阵银杏叶从枝头忽高忽低地飞离,层层叠叠的叶,浓淡相宜的黄,馥郁芬芳,间密有序却又漫不经心。

——江竺风

### 【人生转弯】

人生是一段带有风景的旅程,当你走到生命的十字路口时,不妨仰望天空,阳光会告诉你在哪里转弯。人生百态,要知足常乐。“笑看人生浮沉事,淡泊名利天地间”,既然选择舍得,那就快乐前行。你如果不能左右天气,那就在人生路上的转弯处,去寻找春暖花开的地方。

——关峰

### 【古街巷】

那是我熟悉的一方去处,那儿安放着我的一段青春岁月,属于那儿的记忆,已然烙入了我的生命,成为我生命中的一部分。那里有一泓清流,有高大的杨树。校园周边有如画的田畴,以及那些石板铺路的街巷,青石砌成的桥梁……至今,我还常常梦见它们,梦见那里的古街巷,繁荣而嘈杂,清幽而怅惘。

——程应峰